

國，增爲今年之十七國。除美洲外，實爲友邦最多之地區。其對我國之艱危相助，今年在「排我納匪」案表決時，我非洲友邦共投我十七票，我國新增之十一票，其中非洲友邦亦佔七票——中非共和國，剛果（金夏沙）、達荷美、賴索托、利比亞、盧安達、獅子山國。我今年在義大利「中國代表權問題」研究案中，十四個忠貞友邦中，非洲友邦竟佔八國——達荷美，象牙海岸、馬拉加西、盧安達、尼日、上伏塔、多哥、南非。非洲友邦在我國對匪共在聯合國鬥爭時實爲極有力之支援，我應在非洲地區加強努力。

四、加強對友邦技術合作

我國十餘年來，在農工業方面之長足進步，不僅人民豐衣足食，出超增加，外匯積餘，且能以農工技術，向新興及新開發之國家，作技術上之輸出。現在除非洲各國我派有農耕隊外，美洲亞洲近亦有農耕隊之派遣。近年來更有工業技術之輸出：如紡織、如水泥、如電力電機，甚至如醫護。所至各地，無不受到當地政府人民之歡迎。由國民經濟之合作，各國政府對我國外交友誼亦大爲增進。非洲忠貞友邦之特多，即其一例。我更應在此方面，作

更進一步之努力，以爲外交成功之一助。

五、多作對友邦之親善訪問

交通便利，世界來往日便。萬里長途，朝發夕至。各國情誼之溝通，端賴重要當局之交互訪問、促膝面談、開誠互信。此所以年來各國政府首長與外交當局，莫不風塵辛苦，此往彼來。我國對於各友邦，應多作主動的友好訪問，增進親善。明年秋季聯合國大會開會以前，非洲方面，當由楊西崑次長繼續訪問。中東回教國家與中南美洲國家，或由魏外長及適當主官分別作親善訪問。對於亞洲之重要鄰國，更以嚴兼院長能親往菲律賓、泰國、日本、澳洲、紐西蘭一行爲對國家更有利。

以上所提五點，均爲切實可行之應有努力，我每年在聯合國大會之苦鬥，愈能作未雨綢繆之打算，遇事早爲之備，愈能保證最後之勝利，萬勿再如今年對加拿大義大利等國臨時提出之「兩個中國」問題，急促應付，倉皇就道，則國家之幸也。

五五年十二月三日。台北

美俄關係之展望

陳紹賢

壹

今年十月以前，蘇俄以越戰爲題，儘量把握機會，對美國作冷戰的攻擊。例如，七月間它利用華沙公約國會議，促成發表「聲明」，指責美國從事侵略戰爭；揚言願派志願軍赴越支援；強調支持北越的解決越南問題四項條件；並且呼籲世界各國制止「美帝」侵略及援助越南人民。八月間七屆一次最高蘇維埃會議發表其「關於美帝加強侵略越南的聲明」，除重彈華沙「聲明」的老調外，更強調「美國對越南侵略罪行已進入新階段」；「美國破壞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在東南亞擴大戰爭」。到了九月廿七日，莫斯科還發表柯錫金致英國羅素的復信，其中申明蘇俄決心繼續盡力援助越南人民，擊退美國侵略者，并已準備護志願軍前往協同越南人民作戰。

美俄關係之展望

十月初起，美俄關係漸見轉變。七日，詹森總統在紐約市發表對俄政策性演說，表明美國期待與俄修好。他指出：「我們的任務，在求與東方和好，從共存的狹窄觀念，轉而爲和平交往（Peaceful engagement）的遠景。」所以，他建議採取特定步驟，去開展兩國的關係。

這一演說似是爲俄外長葛羅米柯之訪問白宮，鋪好道路。十日，他與詹森密談一百分鐘。他進出白宮，都走後門，爲避外間耳目。十三日，詹森在記者會上說：他與葛的會談是「有益的」；有關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的協議是兩國間「極需要達成」的；我對他（指葛）說，我們歡迎蘇俄領袖們訪問美國。」

俄會對詹森七日演說的反應是惡劣的。十五日，布里茲涅夫在克里姆林宮一項會議上宣稱：華府是以「儘管有越南戰爭，美國和蘇俄及其他社會主

義國家的關係，還是可以展開的方式」，來說明當前的局勢，這是一種奇怪與頑固的妄想。(a strange and stubborn delusion)「如果美國希望展開相互關係，美國就必須消除主要的障礙」——停止對北越轟炸、并停止對越南人民的侵略戰爭。

美國官方對此未作正面表示。但據十六日美聯社華盛頓電訊：「美國官員們發表評論說，布里茲涅夫對詹森呼籲東、西間和平交往，斷然拒絕，即表示意料中的蘇俄對西方的樂觀看法——認為西方確可改善與共黨的關係——的反應。」該電又稱：「美國官員們也解釋說，布里茲涅夫的演說是給大家聽的，葛羅米柯却是在與英、美密談」。這種報導好像暗示了：葛某的活動才是代表克里姆林宮的真實意圖。

上述「官員們」的那些看法，未免過度樂觀。證諸十一月十五日柯錫金在款待訪俄的芬蘭總理午餐宴上致詞：「東南亞達成和平的途徑，有賴於擊退美國的侵略；蘇俄將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戰爭。」更見過份樂觀的看法是危險的。

貳

不過，二十年來美、蘇的關係，可謂一種緊張與和緩的不規則循環。自一九四七年杜魯門主義穩定了希土局勢之後，接連有一九四八和四九年的柏林危機，繼以一九五零至五三年的韓戰，這幾年間是兩國關係的緊張期。一九五五年日內瓦高階層會議後幾個月內，是一段短暫的和緩期。過後，冷戰忽張忽弛，至一九五八年又來柏林危機。一九五九年所謂「大衛營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象徵兩國表面和好的高峯。次年U-2事件發生，突現極度緊張情勢。一九六一年，甘迺迪與黑魯曉夫在維也納會談之後，緊張的情勢稍減。次年古巴飛彈事件發作，形成兩國間的空前危機。隨後轉入一連串雙邊談判達成的協議：如南極洲的中立；華盛頓——莫斯科的「熱線」；局部禁試條約的成立；文化交流新協定的簽訂；太空軌道武器的禁止；農產及其他貿易的擴大；四百萬噸美國小麥的交易等等。那是一段富有內容的和緩時期。去春越戰初步上升，兩國關係復現緊張狀態。今年十月以來，有了若干事跡，顯示關係又趨於和緩。凡此情況，很像瘧疾患者作熱乍冷的循環病徵。

十月以來的和緩跡象，似是表現美、俄冷戰之又一轉捩期。這種看法，并非根據一方或雙方領袖的說話，而是基於某些具體的事實。例如：

一、重開商務航空協定談判後，紐約與莫斯科間的航空協定已經草簽。
二、談判陷於僵局將達兩年的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問題，經恢復談判。雙方對其能達成協議，都表示樂觀。

三、美國本屆(第八十九屆)國會休會前，詹森說服了議員們打消一項限制政府財政支助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的法案。

四、詹森提名湯姆遜(Llewellyn Thompson)再任駐俄大使，官方宣揚他過去致力美、俄和好關係。又據說，他的首要任務，為安排兩國領袖互相訪問。

五、莫斯科九國共黨會議發表的公報，關於越戰問題，對美所作猛攻擊，已不若華沙會議「聲明」及最高蘇維埃會議「聲明」那樣的兇猛。(九國中除古巴和偽蒙外，都是出席華沙會議的國家)雖因羅馬尼亞的反對，該公報對匪共未予譴責，但九國的國內言論，差不多把聲討的對象，從美國移到匪共身上了。

六、蘇俄釋放由伊朗擅入俄境，被以間諜疑犯拘留過廿一天的美國和平工作團員達森。(Thomas Dawson)

這些類似和好的事態，似乎增強倫敦調解美、俄關係的信心。莫斯科促請勃朗外相提早往訪，平添他們一些樂觀的希望。此次勃朗訪俄，引起國際之重視，遠在過去韋爾遜兩次訪問之上。今昔美、俄關係情勢有點不同，也許是一個原因。

參

美、俄關係能否和解，決定於兩國本身的需要。不過對於「需要」的衡量，蘇俄完全基於利害的比較；美國則於利害比較之外，有時還顧到正義的標準。這點差別，實由於兩國基本政策的目的不同：蘇俄以侵略為目的；美國以防衛為目的。因之，在兩國的關係上，只有緊張與和緩的循環，而沒有長久弗渝的友好。目前他們的關係有暫時解凍的可能，實由於若干因素的交

又作用。

先就美國而言，她向來沒有埋葬蘇俄的意圖。故國務卿杜勒斯曾說過的是：「共產主義種下了埋葬它自己的種子。」這比起黑魯曉夫所謂「蘇俄要埋葬美國」的話，其意旨恰恰相反。所以美國歷來揭櫫的反共政策，無論「嚇阻」、「報復」或「圍堵」，都是出於被動，係以防禦為目的。他們的積極的目的，都在於隨時隨地要與蘇俄和平競賽。過去甘迺迪總統的「和平戰略」(a strategy of peace) (註一)，現在詹森總統的「和平交往」，都有「和平競賽」的涵義。這就是美國企求與俄改善關係的根本原因。

現在美國急切需要的，莫過於越戰的和平解決。他們認為能使北越擺脫匪共的控制，而從越南撤退共軍或接受和談的，只有蘇俄。所以經多方主動，極端忍讓，去謀求美、俄關係的改善。

目前美國更需要的，在能利用匪、俄的矛盾，造成以俄制匪的形勢。副總統韓福瑞近在佛羅倫斯(Florence, Kentucky)演說，指出中共好戰所形成的共同危險，可能促使美、俄團結。前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曾在費尼克斯(Phoenix, Arizona)演說，斷言總有一天，蘇俄將與美國聯合，去對中共作戰。美國黑人領袖梅里狄斯最近在溫哥華(Vancouver Canada)演說，也有與此類似的話。凡此看法，與其說是基於客觀的判斷，無寧視為本於主觀的需要。

有此主觀需要的，並不限於少數領袖人物，一般美國人士似也如此。這可見於他們會對義大利記者隆奇(Alberto Ronchey)所著「兩個紅色巨人」一書的重視。(註二)因為該書提醒美國應把蘇俄看作「敵人的敵人」，正符美國人「以俄制匪」的想法。

再看蘇俄方面的原因。

蘇俄因歷年經濟困難，雖迭經修改經濟政策，甚至剽竊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而為掩耳盜鈴的改革措施，仍然生產落後，經濟蕭條。加以他們的軍事預算龐大，(本年度國防預算列一三四億盧布，實際上不只此數。)而人民的生活水準低落。人民對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當為俄僑們所不能長期忽視。他們了解如果與華府調整關係，可能增進美國物資、信用和機械等的輸入。同時也可削減軍事費用，移作民生工業生產，以應一般人民的需求。

東歐各國亟求與美國增進貿易關係，但因美、俄冷戰沒有解凍，美國國

會對其政府的東歐貿易政策，態度冷淡。當此俄共有賴團結東歐附庸，以孤立匪共之際，各國羣起對俄施以壓力，促使它與美妥協。今日俄共內外處境異常艱窘，似不能不徇他們的要求。

最近匪、俄對援越發生的衝突，對邊境戒備的嚴重，顯示他們的關係惡化，瀕臨決裂的邊緣。俄為加重包圍匪共，有需與美改進關係。這也正符美國的需要。法國俄情專家加達上校(Col. Michel Gardier)說得對：「在這新的第四衝突——匪、俄衝突中，美國實際上是蘇俄的盟友了。」(註三)美國俄情專家德藍蒙(R. Drummond)也說：「我認為蘇俄與美國合作，謀求共同利益，尤其是在西太平洋方面，目前是蘇俄自與中共衝突後最好的時機。」(註四)

肆

對美、俄關係前途的預測，可從兩個有關問題來觀察：一是德國問題；一是越南問題。

先看德國問題。美、俄現階段談判的，已暫撇開德國統一問題，而着重於互減東、西德駐軍問題及西德參加西歐核力問題。前者因雙方的需要接近，不難達成協議；後者相當複雜，且涉及日內瓦十七國裁軍會正在進行的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的談判。這個問題的內容，有先扼要分析之必要。

一、在北約組織內，美國原提的多邊核子武力(MLF)計劃，以及英、美那願會談後，美國參酌各盟國的意見，迭經修訂的此項設計，都有給西德參加的安排。西德願意參加。蘇俄對此，認為與其控制東德與削弱西德的政策相左，極力反對，且藉作阻礙德國統一的口實。

二、戴高樂反對美國的多邊核力計劃，且對法國的獨立核力計劃，一意孤行，迫得華府對西歐核力的設計，更寄厚望於西德。去冬西德總理歐哈德訪美，當會談結束時，詹森與他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說：「在西歐核防計劃中，德國須有適當的參加。」這無異對西德重申策略。

三、近因美、俄密談越南問題，詹森且已明令停止對西歐核力計劃的推進。先是，當總統特別助理喬治班迪(Mc George Bundy)在職時，他曾勸告波昂放棄參加核力，并希望它聲明接受波蘭與東德間的奧得——尼塞界

線 (Oder-Neisse Line) 以利解決德國問題。凡此都會引起西德的驚訝，而對華府頗起戒心。

四、今年九月歐哈德訪美，除了商談美國駐德軍事費用問題之外，主要的為澄清美、俄談判中涉及西德參加西歐核力問題。會談結束後，他曾在華盛頓發表演說，強調美國「不可因和平而犧牲自由」，因為「放棄自由去完成的和平，是沙灘上的建築。」這顯然是對華府警告的話。十一月五日，哈里曼在波昂對記者說：「我們和蘇俄有關越南問題的談判，與我們對德國問題的態度，絕無關聯。」十八日，魯斯克在華盛頓對記者會說：「美國尋求與共產集團協議，並不意味美國將德國問題置於與共產國家和解之後；也許」將會打開朝向德國問題解決的可能。」儘管如此，西德朝野都懷戒心。

五、波昂對日內瓦的防止核擴條約談判，向來極為關注，且會對此項談判提出鄭重保留的聲明。據專家培達 (W. B. Bader) 的觀察，認為波昂的意願非在擁有核武器，而在以取得核武器，當作一種威脅，迫使德國統一問題有所進展。(註五) 這種客觀的看法，與去年十二月六日柯錫金對紐約時報記者雷斯頓說的：「美國核武器已裝設在西德境內，他們(指西德)還在企求要有自己的核武器。」剛剛相反。

由於以上的分析，有關德國問題的美、俄關係前途，可作一種初步的預測。

在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談判中，美、俄爭執的焦點為「歐洲條款」(European Clause)——西歐建立獨立核力條款——的修改問題。(註六)假使它的解決不是完全接受蘇俄的立場——西德得參加「麥納瑪拉委員會」(即主管北約戰略的十國委員會)，但不得對核武器的使用有權過問。而其妥協的措詞，華府能取得波昂的諒解，則此條約可能簽訂。於是美、俄的歐洲關係，可能暫時和好。如果由於美國對俄作德國問題的讓步，換得蘇俄對美作越南問題的妥協，則他們的和好關係或能延長一段期間。

次看越南問題。勃朗外相此次訪俄的主要任務，顯為斡旋美、俄對越南問題達成某種妥協。最近哈里曼歐行返美後，曾對記者宣稱：勃朗外相此行「可能對越南和平發生重大影響。」他如此表示樂觀，當然值得人們的注意。如果美、俄在當前局部的德國問題上獲致協議，加上華府對貿易問題給莫斯科讓步，給東歐共產國家優惠，在此二前提之下，莫斯科可能對河內施

以「影響力」，促使它從越南撤退共軍，或接受和談。那末，越戰下降或形成僵化狀態，非不可能。

如果蘇俄對北越施用「影響力」，勢必引起匪共增強反俄運動；俄必加強聯繫共產國家，予以反擊。此種情勢，或有利於美國結束越戰。但美、俄的根本矛盾絕不因之消除。相反地，中立化的越南，難免成為俄共勢力伸入東南亞的跳板。對整個亞洲安全，都有危害。我們必須妥籌對策。

五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 註一 President Kennedy's address,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June 10, 1963
- 註二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Two Red Giants—An Analysi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by Raymond Rosenthal
- 註三 U. 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7, 1966
- 註四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oston, Mass., Oct. 20, 1966
- 註五 W. B. Bader, Nuclear Weapons Sharing and 'The German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July, 1966
- 註六 Vide, Frank Church, U. S. Policy and the 'New Europ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66

本所出版期刊及叢書價目表 單位：新台幣元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備註
問題與研究月刊	六〇〇〇	四八〇〇	每月出版1期
ISSUES & STUDIES	二四〇〇	一六八〇	全年12期刊費
英文月刊	八〇〇	五六〇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	
中共的土地鬥爭	五〇〇〇	三五〇〇	
俄羅斯史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	
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論文索引(中、英文本)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	
中國共產黨史論(英文本)	二〇〇〇	一四〇〇	